

纪念李多奎先生

程静华

我所体会的李派艺术

解小华

1959 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，举国欢腾，普天同庆。云南省京剧院与昆明市京剧团、昆明市劳动人民京剧团抽调主力组成进京献礼京剧演出团，演出新编剧目《多沙阿波》，我也随团来到北京。

在进京后的演出中，我们得到文化部夏衍部长的多方面关怀。夏部长见演出团实力雄厚，非常高兴，他说：在边疆城市能有这样的演出团体实在难得，我建议你们在京集体拜师，求名师指点，继承传统，以提高艺术水平，要把京剧艺术发扬光大，推陈出新，在创新中求发展，使剧团更有生命力。经过夏部长的周密安排，在前门饭店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。由夏部长亲自引荐的老师有：梅兰芳先生、马连良先生、李多奎先生、赵荣琛先生……

拜师前，由我团裘世戎老师并通过他兄长裘盛戎先生向李多奎先生征求意见，是否愿意收我为徒？李先生说：“她是程四爷（程砚秋）的侄女，程三爷（程丽秋）的闺女，行辈分合适，我收下了。”

拜师那天，由我陪同李先生去前门饭店。本想雇用包接送的三轮车，可先生却说：“不用，咱爷俩儿出口儿上 23 路电车，一会儿就到虎坊桥，还可以溜达儿两步，溜溜腿，聊聊天，多好。”足见老先生的平易近人，丝毫没有角儿脾气。

拜师典礼上，夏部长讲话，鼓励尊师爱徒，多教多学。行过鞠躬礼，然后徒弟们席地坐在师父面前合影留念。拜师典礼非常隆重热闹，谭富英先生、姜妙香先生、刘砚芳先生等前辈艺术家都参加了。真是梨园界名人的大聚会，盛况空前，为北京拜名师活动掀起了高潮。

到家后，我说：“师尊请上，徒儿给您磕头了！”李先生说：“刚才鞠躬了，行过礼了。”我说：“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拜师磕头古之常礼。”我就磕了三个头。又请师母受礼，李先生对师母说：“你这师娘请出来，孩子给你磕头呢。”我又给师母三叩首……那天他二老都很高兴。

我能拜名师李多奎先生为师，感谢党中央、文化部领导的关怀，感谢二位裘先生的爱护以及父辈的福荫，更感谢师父师母对我的教导。忆师情，感党恩，铭记在心。

情况下前去看望。有时还可以向先生请教，也有机会尽一点孝心。这是我和师父师娘长时间轻松愉快相处的美好时光。

遗憾的是，“文革”突然来临，而且如此漫长。那段时间我真个是：身处困境不由己，故而冲淡师生情，远隔千里音讯断，噩耗传来痛悲声。

恩师，今年是您老 105 年的诞辰日；明年，您就

我出身于北京的一个梨园世家，五岁学戏，六岁登台，十三岁时从李多奎老师学习“李派”老旦艺术。

李多奎老师是京剧老旦行当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扛鼎者，他吸收、融合了前辈老旦艺术家龚云甫先生清脆苍劲、罗福山先生古朴清醇、谢宝云先生苍秀挺拔的特点，创造出京剧老旦行当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流传至广、影响最大、独具特色、风靡全国的“李派”艺术。我忝列门墙之后，在老师的传授下，潜心学习和研磨“李派”艺术精髓，近乎贪婪地吸收“李派”艺术的营养，不断规范和丰富自己的表演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舞台经验的不断丰富，我逐渐体会和咂摸出“李派”艺术的真谛。虽然只是老师博大精深的艺术之点滴，但对我来说却是终生受益，用之不竭。

老师的唱工，高亮清越、苍迈浑厚、吐字清楚、喷口有力；他的嗓音，高、亮、苍、厚、宽、窄、甜、沙兼而有之，特别是他特有的“衰音”和“雌音”，听来韵味醇厚、圆润悦耳。老师善用丹田气，偷、换、喷、吐、放、收自如，使其高中低音俱备，收放承接，顿挫有致。老师讲求“丹田用气、声腔共鸣”的演唱技巧，所以无论是大段的“慢板”，还是激昂的高腔，唱来均能音质饱满、气完神足。如《四郎探母》中“一见娇儿泪满腮”一句，“腮”字起“嘎调”后再翻高（即所谓“楼上楼”的唱法），直到老师晚年，依旧能唱得满宫满调。老师演唱的“流水”，吐字清晰，气口匀称，酣畅淋漓，一气呵成，如七宝楼台，字字珠玑，尤其是一些“镶嵌句”，舔着板唱，最见功夫。

老师的念白咬字凝练，喷口有力，善用“脑后音”和“鼻腔共鸣”，听来就象一个老妇人说话；他念白要求“唱念一体”，即唱念使用一个调门，亦不单纯为念而念，而是结合人物身份和剧情发展，作不同的处理。

如今我虽已退休，但对京剧事业痴心不改。为祖师爷传道，为振兴京剧事业，为弘扬“李派”艺术，我要抓住一切机会，作出自己的努力。

离开我们三十年了。在我们纪念缅怀先生的同时，更应看到肩上的责任。可喜的是先生的亲传弟子、再传弟子遍布天下，且都成绩卓著。希望“李派”传人和广大的京剧工作者一道，把“李派”艺术发扬光大，为振兴京剧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，贡献我们的一切。